

新发现的两种森槐堂本琉球官话课本考述*

范 常 喜

内容摘要:2016年5月,我们在天理大学图书馆查阅该馆所藏琉球官话课本时,发现了两种以往未见著录的琉球官话课本,即森槐堂本《学官话》和《百姓官话》。通过考察可知,这两册抄本应是1815年前后琉球久米村人王述勃所用,封面所题“森槐堂”应即王述勃家族的堂号。两个抄本中保留的大量使用者汉字注音为官话语音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语料。此外,森槐堂本《百姓官话》自名“百姓官话集”,印证了20世纪初武藤长平著作中相关记载的可靠性。

关键词:琉球官话课本 森槐堂 天理大学图书馆 琉球

琉球官话课本是明清时期琉球(今日本冲绳县)人学习汉语官话的课本,多以抄本形式流传,保存至今的代表性课本有《官话问答便语》、《百姓官话》、《学官话》、《琉球官话集》、《广应官话》、《人中画》六种。以往发现的琉球官话课本以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最多,共计6种13个抄本。日本的其他单位也有收藏,如法政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4种5册)、关西大学图书馆(4种4册)、京都大学文学部(2种6册)、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1种4册)、冲绳县石垣市八重山博物馆(3种5册)、冲绳县立博物馆(1种1册)等。天理大学图书馆所藏琉球官话课本,较早得到研究者利用,因此在学界影响最大。

国内学者在利用天理本进行研究时所依据的基本上都是复制本,抄本原件多未得睹,这对研究者来说终觉遗憾。2016年5月,我们利用在大阪参加“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第八届年会”之机,于8日上午赴天理图书馆考察了该馆所藏琉球官话课本,总算完成了自己多年的一桩心愿。本次考察除了核查了以往研究中所用各复本之原件以外,还发现了两册以往未见著录的琉球官话课本,即森槐堂本《学官话》和《百姓官话》。下面试将这两册抄本略作考述,望能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琉球官话课本整理与研究”(16JHQ042)阶段性研究成果。附记:本文曾在“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第八届年会”上宣读,在查阅复制琉球官话课本过程中,得蒙同事韩一瑾博士热心惠助,谨致谢忱。

引起学界的注意。由于新发现的这两册课本封面上均有“森槐堂”题记,为了与以往发现的抄本相区别,后文以“森槐堂本”称之。

一、森槐堂本《学官话》

1. 关于《学官话》

《学官话》是现存琉球官话课本之一,亦题作《尊驾》,抄本1册,作者不详,成书时代或考定为1797年^①,共约14000字。课本以琉球人在福州的各种生活场景为背景,以对话体方式编写,共有近100个语段,每一语段都很短,有的只有四五句,基本是一个话题一段对话。课本的话题内容涉及面较广,大致可分为以下12种:访问、约会、郊游、请愿、读书学习、饮食生活、办公、贸易、赏景游览、时令病情、买卖情况、酒席宴会、传统仪式。《学官话》属于官话口语课本,是研究清代官话以及现代汉语发展史的珍贵语料。

以往发现的《学官话》共有三种抄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两种,分别题作《学官话》和《尊驾白文》^②。关西大学图书馆长泽文库藏一种,题作《学官话》^③。天理本《学官话》与《尊驾白文》的影印件均见于高津孝、陈捷主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④第33册。天理本《学官话》的影印件又见于濑户口律子《学官话全译:琉球官话课本研究》^⑤。关大本《学官话》的影印件见于内田庆市编著《关西大学长泽文库藏琉球官话课本集》。

2. 森槐堂本《学官话》考略

本次考察中新发现的森槐堂抄本《学官话》,纸捻蚂蟥绉装1册,23×13cm,首尾完具,书根墨书“尊驾”二字,馆藏编号为827-181。封面呈深褐色,左肩书题名“尊驾”,左下角“全”,右上“本纸”,中间偏下“森槐堂”。扉叶正面右下角钤赠书章一枚,其上文字为“昭和廿年十二月三十日寄赠中山正善氏”,反面上部中间位置墨书“四拾六枚”^⑥。正文首叶正面天头位置分别钤有椭圆形入藏章和方形收藏章。入藏章中文字为“天理图书馆昭和廿一年七月三日”,中

①濑户口律子、李炜:《琉球官话课本编写年代考证》,《中国语文》2004年第1期,第77-84页。按:课本中的语料相对复杂,有些语料显然来源较早,故将整个课本的成书时代推定为1797年不一定合适,很可能许多语料远在此之前已经进入了课本,晚期的语料为后来使用者所增补。

②天理图书馆编:《天理图书馆稀书目和汉书之部第3》,天理大学出版部,1961年,第271页。高津孝、荣野川敦编:《增补琉球关系汉籍目录:近世琉球における汉籍の収集・流通・出版についての総合的研究:研究成果报告书别册》,斯文堂,2005年,第55页。

③奥村佳代子:《『学官话』の语汇概観—关西大学长泽文库藏琉球官话资料『学官话』について—》,内田庆市编著:《关西大学长泽文库藏琉球官话课本集》,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2015年,第15页。

④陈捷主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⑤濑户口律子:《学官话全译:琉球官话课本研究》,榕树书林,2003年。

⑥按:此处“枚”当为“枚”之误写,另外,正文共计47叶,故知此处“四十六枚”少计了1枚。

间编号为“166547”，收藏章为“天理图书馆印”（篆书阳文）。正文首叶正面右侧单独一行题名“学官话”，下部钤方形小朱印二枚，印文分别是“述勃”（篆书阴文）和“珠园”（篆书阳文）。正文最后一叶反面尾端钤“月明庄”（篆书阳文）方形朱印一枚。该抄本正文共47叶，每半叶8行，每行20字。内文均施朱书圈点，标记声调和句读，天头、行间留有不少使用者注记。

根据抄本上所钤寄赠章、入藏章可知，森槐堂本《学官话》于日本昭和20年（1945）12月30日由中山正善寄赠，昭和21年7月3日正式入藏天理图书馆。中山正善（1905-1971）是天理教的第二代“真柱”（继承教祖血统的最高领导人），对天理图书馆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此人曾在东京大学修习宗教学，是一位极具学者气质的人物。他个人藏书也十分丰富，主要着眼于各类宗教书籍，同时广泛选择人文书籍，以此构成天理图书馆的藏书基础。二战后1945-1950年间，日本国内典籍流散，天理教作为新兴宗教获得政府财力支持，因此得以大量购置各类珍本书籍，遂使天理图书馆在短短几十年间一跃成为日本藏书最为丰富、珍藏宝物丰硕的大图书馆^①。中山正善在大力搜求书籍期间，反町茂雄（1901-1991）的协助和指点起到了关键作用。反町茂雄是日本著名旧书店“弘文庄”的主人，同时也是著名的书志学家、汉学家，与中山正善同气相求，保持了40余年的良好私人关系，为其成功搜购各类罕见珍本图书提供了巨大帮助^②。森槐堂本《学官话》卷末所钤“月明庄”印即为反町茂雄“弘文庄”书店的用印^③。此外，天理大学图书馆所藏《琉球官话集》抄本卷末也钤有该印。据宫良当壮介绍，此书也是经由反町茂雄的“弘文庄”旧书店购入^④。综合这些信息可知，森槐堂本《学官话》是由中山正善从弘文庄主人反町茂雄处购得后，又转赠给了天理图书馆。

森槐堂本《学官话》正文首叶正面右下角所钤“述勃”和“珠园”二印，可以为抄本使用年代的推定提供线索。查核琉球久米系家谱可知，王姓家谱（上运天家）第九世有名“述勃”者。家谱中关于此人的记述如次：“九世述勃，童名思平藏，字珠园，行一，嘉庆四年己未（1799）四月初七日生。父景禄，母郑氏……”

①参见严绍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6-329页。黄仕忠：《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3页。

②西田毅：《昭和初期の古典籍移动史：反町茂雄「一古书肆の思い出1 修业时代」を読む》，同志社法学会编：《同志社法学》第37卷第6号，同志社法学会，1986年，第109页。高田时雄：《近代日本汉籍收藏与编目》，辅仁大学图书馆编：《2004年古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辅仁大学，2004年，第10页。

③铃木德三、柴田光彦、云英末雄编：《增订版弘文庄待贾古书目总索引》卷首所附“弘文庄印谱一”，八木书店，1998年。渡边守邦、后藤宪二编：《新编藏书印谱》，武藏村山：青裳堂书店，2001年，第261页。金程宇：《日本藏书印索引稿（印文篇）》，《域外汉籍丛考》，中华书局，2007年，第331页。

④宫良当壮著，喜舍场一隆编：《宫良当壮全集10：琉球官话集》，第一书房，1981年，第143-146页。

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二月十三日升若秀才,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二月初三日结欵髻升秀才,道光四年甲申(1824)十二月初一日连通事升若里之子。道光五年乙酉(1825)三月为读书习礼事,奉宪令随在船都通事毛超叙奥间里之子亲云上坐驾接贡船,九月十二日那霸开船,十七日到闽从师习业。”^①据此可知,“述勃”和“珠园”二印应即琉球久米村王述勃(1799-1825后)的私印,森槐堂本《学官话》很可能即王述勃曾经使用的官话课本。

此外,抄本封面所书“森槐堂”也可以为此提供旁证。据家谱记载可知,琉球久米村的王姓始祖为福建漳州泮溪县人王立思,明代万历十九年奉圣旨迁往中山以补三十六姓。漳州王姓族谱中常见的堂号为“三槐堂”和“勅槐堂”^②,迁到琉球久米村王姓各支系的堂号也沿袭了这一命名传统,其堂号中间均嵌以“槐”字,如大宗国场家“三槐堂”,上运天家“敕槐堂”,グシ宫城家“茂槐堂”,大田家“巨槐堂”等^③。由此亦可证明,抄本封面所书“森槐堂”应即久米村王姓支系的堂号。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王述勃属小宗上运天家这一支系,其堂号本应是“敕槐堂”,但该支系第八世有长子王景福和次子王景禄二人,而第九世王述勃为次子王景禄之长子,估计后来繁衍分出,故而另立了“森槐堂”的新堂号。

3. 森槐堂本《学官话》的文献价值

与以往发现的其他三个抄本相比,森槐堂本《学官话》在内容方面并无实质性不同,只不过因抄手的不同在异体字、简俗字使用方面有所差异。与以往抄本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天头、行间等位置所留下的大量注记,这些注记主要是当时使用者用同音字对课本中的疑难字词所标注的读音,共有160处,如第5叶反面“碧”字,天头注曰“比”;第14叶正面“催”字,天头注曰“吹”;第42叶反面“滔”字,行间注曰“桃”;第46叶反面“虱”字,行间注曰“色”。以往发现的天理本《尊驾白文》因属白文本,故其上除了一些校改痕迹外,留下的使用者注记只有10处,而且基本上都是注释词义或标明抄本异文,无一处标注读音。原天理本《学官话》保留的使用者注记相对较多,但所注内容与森槐堂本大都不同。关大本《学官话》则无任何使用者注记。相对而言,森槐堂本《学官话》中保留了大量的官话注音材料,而且这些注音很可能即王述勃(1799-1825后)在1815年前后学习官话时所加。这些年代信息相对明确的注音材料正是研究当时官话音的珍贵语料。

经初步考察发现,这些注音材料首先体现了北方官话的一些特点,如见系细音字已经腭化,音注例字如“鞋(舌)、羲(诗)、绸(求)、挣(见)、圈(船)”等。同时更多地体现出受福州方言音系影响的语音特点,如中古晓匣纽字与轻唇

①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編集室编:《那霸市史·资料篇》第1卷之6《家谱资料二(下)·久米系》,那霸: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編集室,1980年,第21页。按:引文中的标点为笔者所加。

②杨玉华:《琉球与福建的历史文化情结——物与文化认同的人类学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8页。

③参见:王姓门中会(槐王会)网站, <http://www.ouuji.jp/世系图トップ/>。

音相混,例字如“缝(红)、混(分)、灰(非)”等。齿头音声母与正齿音声母不分,例字如“催(吹)、粗(初)、酸(双)、惨(昌)、撵(参)、洒(耍)、摘(则)、逐(足)、粟(叔)”。中古的日母字变读为零声母,例字如“软(远)、饶(要)、赢(人)”。三种鼻音韵尾混而为一,例字如“嘎(青)、顽(王)、砖(庄)、竟(近)、宾(兵)、鸪(林)”等。三种入声韵尾没有分别,例字如“寂(集)、割(各)、历(立)、跌(帖)”。以上反映出的这些语音特点说明,当时琉球人学习的官话是清代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福州官话音,这与以往通过分析其他琉球官话课本中此类注音材料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①。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琉球官话课本中的音注材料反映出的官话语音系统中尖团音泾渭分明^②,但森槐堂本《学官话》中所保留的注音材料中见系细音字与精组细音字已无区别,即不分尖团音,例字如“钳(钱)、庆(青)、具(取)、井(今)”,体现出更多的北方官话色彩。前文已指出,王述勃生于1799年,加注到课本上的时间可能在其学习官话的1815年左右。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在闽地大力推广官话正音^③,北方官话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势必会影响到当地的官话学习。因此,森槐堂本《学官话》中保留的注音材料体现出更多的北方官话特点可能正与此有关。

三、森槐堂本《白姓官话》

1. 关于《白姓官话》

《白姓官话》也是现存著名的琉球官话课本,或题作《白姓》,抄本1册。该书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编写而成^④,是一部琉球人为了救助海上飘风遭难的中国人而编写的专用汉语课本。根据书前乾隆十八年(1753)林守超序言及书中所述历史事件可知,该书成于1750-1753年间^⑤。课本的主要内容是叙述山东省登州府商人白世芸雇船前往江南卖黄豆,途中不幸遭遇台风,漂流到了琉球国。在琉球受到上至琉球国王,下至琉球通事等人的热情款待和帮助,一年后乘贡船

①陈泽平:《试论琉球官话课本的音系特点》,《方言》2004年第1期,第47-53页。

②陈泽平:《试论琉球官话课本的音系特点》,第50-51页。按:陈先生在文中也提到有两例例外,分别是“欠(前)”和“簪(讲)”,陈先生认为这两例“应该可以看作是偶然的误读”。现在看来,琉球人所学官话音可能本来已呈现出尖团不分的趋势。

③雍正六年(1728),清政府重点针对闽粤两省不通官话的官员们,颁布了“谕闽广正乡音”谕令,这促使闽粤两地遍设教授官话的正音书院,正音读本也随之应运而生,官话正音在当地得到大力推广。参见邓洪波:《正音书院与清代的官话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79-86页。

④参见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二十日福建巡抚潘思渠为琉球国进贡事题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续编》,中华书局,1994年,第176-184页。

⑤濑户口律子、李炜:《琉球官话课本编写年代考证》,《中国语文》2004年第1期,第77-84页。木津祐子:《『白姓』の成立と传承-官话课本に刻まれた若き久米村通事たち》,东方学会编:《东方学》第115号,东方学会,2008年1月,第123-140页。

返回福州一事。此书以对话体的形式,介绍了琉球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传统节日、风俗习惯以及琉球与中国间的交流,为世人描述了当时琉球社会的全貌。因此,它不仅是一部官话课本,同时也是研究中琉交流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以往发现的《白姓官话》共有七种抄本^①,分别是: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白姓官话》,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哲文)藏《白姓》,京都大学文学部(日本史)藏《白姓》(收藏单位自制外封题名作“支那人琉球来航谭”),八重山博物馆藏新本家文书《白姓》,八重山博物馆藏武岛利子家文书《白姓》,冲绳县立博物馆藏《白姓》,关西大学图书馆长泽文库藏《白姓》。天理本的影印件见于濑户口律子《白姓官话全译》^②,又见于高津孝、陈捷主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33册。京大本的影印件见于木津祐子编《琉球写本〈人中画〉四卷付〈白姓〉: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藏》^③,又见于高津孝、陈捷主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33册。关大本影印件见于内田庆市编著《关西大学长泽文库藏琉球官话课本集》。

2. 森槐堂本《白姓官话》考略

森槐堂本《白姓官话》,纸捻蚂蟥绊装1册,23.5×13cm,书根自书脊至书侧写“白姓学生”,但“学生”二字已被涂掉,馆藏编号为827—179。封面呈深褐色,左肩题“白姓”,左下角“全”,右上“本纸”,中间偏下“森槐堂”。封里上部中间墨书“五拾四枚”^④。封面、封里上的字迹与前述《学官话》相应位置上的字迹相同,显为一人所书。扉叶正面右下角钤赠书章一枚,其上文字为“昭和廿年十二月卅日寄赠中山正善氏”。卷前林守超序文及卷末瞿张顺呈文全,首尾完具。林守超序言首叶天头位置钤有椭圆形入藏章,其上文字为“天理图书馆昭和廿一年七月三日”,中间编号为“166546”。正文首叶天头右侧钤方形收藏章“天理图书馆印”(篆书阳文)朱印,右侧单独一行题名为“白姓官话集”。正文最后一叶尾端钤“月明庄”(篆书阳文)朱印。抄本正文共计57叶,每半叶8行,每行20字,共约18000字。内文均施朱书圈点,标记声调和句读,天头位置留有不少使用者注记,基本上都是用同音字对课本中疑难字的注音。

根据抄本上所钤入藏章可知,该抄本同样于昭和20年(1945)12月30日由中山正善寄赠,昭和21年(1946)7月3日正式入藏天理图书馆。抄本末尾所钤“月明庄”印说明,该抄本也是中山正善从弘文庄主人反町茂雄处购得后,又转赠

①木津祐子:《『白姓』の成立と传承—官话课本に刻まれた若き久米村通事たち》,东方学会编:《东方学》第115号,东方学会,2008年1月,第124页。高津孝、荣野川敦:《增补琉球关系汉籍目录:近世琉球における汉籍の収集・流通・出版についての総合的研究:研究成果报告书别册》,斯文堂,2005年,第20、47、54、53页。

②濑户口律子:《白姓官话全译》,明治书院,1994年。

③木津祐子:《琉球写本〈人中画〉四卷付〈白姓〉: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藏》,临川书店,2013年。

④按:此处“枚”当为“枚”之误写,另外,正文共计57叶,故知此处“五拾四枚”少计了3枚。该抄本最后三叶内容是瞿张顺呈文,估计未将此三叶计入。

给了天理图书馆。这些信息均与前述《学官话》相同。虽然此抄本未见“述勃”与“珠园”二印,但从其封面、封里及内文天头所存注记文字的字迹来看,显然与前述《学官话》相同,因此森槐堂本《百姓官话》极可能也是王述勃使用过的课本。

3. 森槐堂本《百姓官话》的文献价值

与前述《学官话》情况相似,森槐堂本《百姓官话》在内容方面与以往发现的七个抄本并无实质性不同,只是在一些异体字、简俗字使用方面因抄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该抄本与以往诸本最大的不同,同样在于其天头所存注音材料,共有247处,如第1叶反面“蓬”字,天头注曰“音朋”;第30叶正面“褒”,天头注曰“包”;第34叶正“煮”,天头注曰“曲久”。以往发现的七个抄本中,以八重山博物馆藏武岛利子家文书《百姓》中保留的汉字注记最多,但注记内容多以释义为主,而且该本残破过甚,不便利用,其他六个抄本所保留的注记都非常稀少。前文已指出,从字迹来看这些注记很可能也是王述勃所作,那么其施加的具体年代可能也是在1815年左右,因此同样属于珍贵的官音研究语料。通过考察发现,其体现的官话语音特点与前文对《学官话》注音字的分析相一致,故此不再赘述。

此外,该抄本正文首叶自题名为“百姓官话集”,非常值得注意。此名虽然与以往发现的七个抄本都不同,但曾见于早期研究者的记述。武藤长平(1879—1938)于日本大正五年(1916)赴冲绳访书,旋即写成《琉球访书志》、《萨摩及び南島の支那语学奖励》两篇文章,文中根据作者的实地考察,将他在首里府、久米村、宫古岛、八重山岛、石垣岛等地见到的琉球官话课本一一做了介绍。随后这两篇文章均收入作者所著《西南文运史论》一书,并附上了一些课本的照片^①。后来冲绳经历二战,所存古书多被毁坏,因此武藤长平文中所记琉球官话课本的名称和种类成为后来研究的基础,其史料价值颇高。

武藤长平在文中谈道:“采访首里的普天间氏、宫古岛的某氏、石垣岛的金城、宫城、大滨氏(唐通事世家)各家,看到的主要支那语学习书,不外乎是《二字话》、《三字话》、《四字话》、《五字话》等抄写本,或久米村人为学官话特编的《官话集》。该《官话集》曾在冲绳县的县立图书馆看过。另外,还有在宫古岛和首里看到的被称为《百姓官话集》和《尊驾》的琉球特有的支那语教习古本官话集。”^②

根据武藤长平上述记述可知,他曾在宫古岛和首里府看到过《百姓官话集》,但以往从未发现名为“百姓官话集”的琉球官话课本,所以这一记载颇令

①武藤长平:《琉球访书志(上中下)》,日本历史地理学会编《历史地理》第29卷,1917年第1、2、3号,吉川弘文馆,1917年1-3月。后收入武藤长平:《西南文运史论》,冈书院,1926年,第185-203页。武藤长平:《萨摩及び南島の支那语学奖励》,京都文学会编《芸文》总第9卷第9号,肇文社,1918年,第86-91页。后收入武藤长平:《西南文运史论》,冈书院,1926年,第60-62页。按:本文所引皆据《西南文运史论》。

②原文参见武藤长平:《西南文运史论》,冈书院,1926年,第60-61页,第199-200页。译文参见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82页。

人生疑,现在森槐堂本的发现证明武藤长平的这一记述准确可信。武藤长平在冲绳访书之时还购买了不少官话课本,《白姓官话集》很可能也在其中。1938年武藤长平逝世后,其所购藏的部分课本转卖给了反町茂雄的弘文庄旧书店。现在法政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赤木文库所藏三种琉球官话课本《官话问答便语》、《广应官话》、《琉球二字官话集》均为武藤长平的旧藏,其上均钤有“武藤”的私印,这三种课本的求售信息都曾出现在《弘文庄待贾古书目》第14号上^①。由此推测,题名作“白姓官话集”的森槐堂本《白姓官话》不排除也是武藤长平旧藏的可能。武藤长平逝世后,此书售予了反町茂雄的弘文庄旧书店,最终又经中山正善入藏于天理图书馆。

四、结语

以上我们对新发现的森槐堂本《学官话》和《白姓官话》做了介绍和考述,通过考证可知,这两册抄本极可能是琉球久米村王述勃(1799-1825后)所用的官话课本,封面上所题“森槐堂”应即王述勃家族的堂号。两个抄本中留下了大量使用者的注音材料,这些材料反映出更多的北方官话语音特点,是研究清代官话音的宝贵语料。

森槐堂本《学官话》和《白姓官话》首尾完具,字迹严整,封面标有明确的使用者堂号“森槐堂”。《学官话》正文首叶还钤有两枚使用者王述勃的私印,使用年代比较明确。《白姓官话》首叶自题名为“白姓官话集”,印证了20世纪初武藤长平著作中相关记载的可靠性。此外,与以往学界常用的天理本《白姓官话》相比,森槐堂本完整地保留了卷前福州人林启升(守超)氏乾隆十八年(1753)的序文及卷末飘风到琉球的常熟难民瞿张顺乾隆十五年(1750)所写的呈文,比原来的本子更加完整。由此可见,森槐堂本《学官话》和《白姓官话》与本馆所藏其他琉球官话课本一样均应视作善本古籍。但是天理大学图书馆将其误置于“准善本”书库,遂致《天理图书馆稀书目》未予收录,因而学界也一直未能留意到这两个抄本。

琉球官话课本的研究已逾百年,经过学者的不懈努力,以往已经发现的课本抄本也不足40种,其中还包括不少残本和劣质抄本。现在又发现了两册新抄本,而且抄写精良,保存完整,这无疑将会进一步充实琉球官话课本的研究内容。这同时也启示我们,将来仍有可能发现新的琉球官话课本。

【作者简介】范常喜,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世界汉语教育史。

^①反町茂雄:《弘文庄待贾古书目》第14号,弘文庄,1940年,第169页。